

智者曾國藩



睿
狠

诡
忠

智 者 曾 国 藩

睿

诡

忠

狠

于培杰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者曾国藩 / 于培杰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8
ISBN 7-204-08056-4

I. 智… II. 于… III. 曾国藩(1811~1872)—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795 号

智者曾国藩

ZHIZHEZENG GUOFAN

作 者 于培杰

责任编辑 苏 华

策 划 刘 侠

美 编 薛卫杰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40 千字

再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8056-4/K · 479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智者曾国藩》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曾国藩，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进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出任相当于副部长的礼部侍郎，官至二品。虽然不久因母逝而离职返乡奔丧，却又恰逢太平天国大军横扫湘鄂大地，遂乘势而起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武装——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以武功而封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然而，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硬梆梆的人物，却莫名其妙地成了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卖国贼”的浑名；死后清廷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故吏更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而更多的人则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兴“抽厘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更有人斥之为“残杀同胞”的败类、“遗臭万年”的“汉奸”。但是，无论对其敬也罢，恨也罢，每个人内心深处却在佩服曾国藩的同时，又非常渴望了解曾国藩，期望从曾国藩身上找到自己成功的捷径。

在近代中国，被著名的大才子梁启超赞许的人几乎没有，但他却独对曾国藩推崇备至，称赞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并且认为：如果曾国藩在世，今日混乱的局面一定靠他来拯救。

时下，关于曾国藩的文字不可胜数，但多是论述其成功之道和处世为人，而许多人们既感兴趣又迫切想窥知内情的隐秘却无从所知。

毛泽东非常佩服曾国藩，“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之役而完美无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乎？”直到病重的晚年还经常对人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毛泽东何以一生“独服曾文正”？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又有什么关系？

蒋介石在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并且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因为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又为什么对曾国藩推崇备至？

刀尖上摸爬滚打、从死人堆里闯荡出来的曾国藩，当有人劝他自立江南，推倒大清，自己当皇帝时，为什么吓得脸色都灰了；军阀鼻祖袁世凯又为什么对曾国藩在佩服的同时还有点瞧不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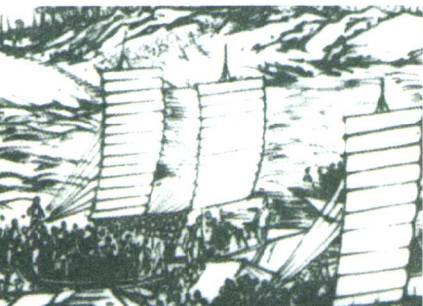
一生洁身自好、以理学大师自诩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突然“色心大动”，竟然不顾咸丰帝大丧期间的禁令，违禁秘纳小妾？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为什么独对曾国藩的教子经特别青睐？《曾国藩家书》又为什么在今天的影响远超过当年呢……

《智者曾国藩》一书，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采用记实的手法，揭开长期蒙在曾国藩头上的神秘“盖头”，把曾国藩的“另一面”呈现于读者面前，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曾国藩。阅读本书，所有您关心和渴望了解的种种疑问与好奇，都将会尽得释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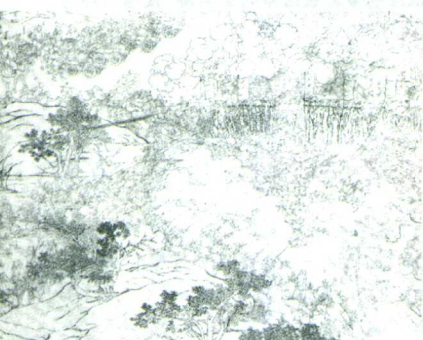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咸丰三年，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太平军从武昌出发顺流东下，水陆两军同时进攻金陵。

第二章



太平军围攻怀庆府，怀庆知府余炳燾、知县裴宝镛闭城顽抗。

第三章



清军分几路大肆进攻湖北通城并焚烧太平军营盘。

曾国藩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堪造就的人？ 001

曾国藩在死乞白赖地见过朋友的美妾，并且说了一些有伤大雅的混话后，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堪造就的人？

曾国藩究竟对穆彰阿说了什么，以致这位权相将他视作比自己亲儿子还要亲的“知音”？

在道光帝郊配这一难题上，曾国藩如何凭借大胆“犯上”的态度，不仅获得了皇上和恩师的赞许，更使文武群臣对他刮目相看？

改变曾国藩 一生命运的决策——墨经从戎 024

徘徊于“忠孝”两难境地的曾国藩，为什么墨经出山，投笔从戎？此次出山与他一生的发迹又有何种关系？

被蛮不讲理、大打出手的绿营兵围在府中的曾国藩面临性命之忧时，为什么一墙之隔的巡抚竟然不闻不问？事后曾国藩为什么咬着牙吐出了几个字：“打掉牙和血吞！”

忠心王事的曾国藩，为什么屡屡抗旨不遵？重友情的曾国藩又为什么坐视好友赴死，冷看恩师历险？

为什么 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态度冷淡？ 048

初战小胜的曾国藩为何豪气冲天地说：“打仗，不过如此矣！”又为什么心急火燎地向皇上夸海口，吹大话？

投水自杀被救的曾国藩，为什么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态度冷淡，并且始终不进行保举？

曾国藩为什么对太平军老将曾天养心怀畏惧，并且一想起此人就头皮发涨发麻？难道说真是因为好友江忠源和老师吴文闳都死在曾天养之手吗？



清军水师进攻武昌，太平军全力迎战，战败退入城中，清军破城后大肆屠杀。



太平军在苏州屏河筑垒，以精锐部队驻守，清军重炮攻击。



天京失陷，幼天王辗转进入江西，在石城杨家牌为清军所袭，被俘。



临淮关被清军攻占，淮河两岸堡垒40余座被攻破，起义军所占据的凤阳城失守。

第四章

何以得天助之谜

068

攻克武昌后，咸丰帝为什么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后又马上收回？除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之外，还有其他隐情吗？

湘军与太平军决战的生死关头，突然东南风大起，致使太平军一败涂地。是太平军该有此劫，还是老天在帮助曾国藩？

田家镇湘军大胜，“自湘军兴师以来，歼敌从未有如此之多”，为什么太平军燕王秦日纲和曾国藩竟然同时放声恸哭？

第五章

为何惧怕石达开？

086

正在看九江地图的曾国藩，听说石达开到了九江，为什么双手一松，竟然让地图滑落到了地上？

湖口一战，湘军水师被石达开肢解了，鄱阳湖内的舢板像离了枝的叶片，断了线的风筝，而长江水面上的大船则变成折了翼的飞鸟，毁了足的大虫，曾国藩如何脱困？

粮饷无着，本想通过收取厘金暂克困难的曾国藩，没想到却受到同年江西巡抚陈启迈的百般刁难，他如何应对？

第六章

人不灭曾还是天不灭曾？

108

塔齐布死后，曾国藩为什么扑在他的尸体上嚎啕大哭？是内心的悲切、伤痛、郁闷、怨屈一股脑儿随着声音和泪水倾泄出来，还是……

罗泽南临行前，郭嵩焘问：“罗山兄领兵远征，倘若曾公兵败，如之奈何？”罗泽南为什么会说“倘若苍天不亡本朝，曾公必不死”？

曾国藩坐困南昌孤城，已经成了釜底游鱼，谁知东王杨秀清的一纸调令，却为他解了围，石达开为什么顿足长叹：“天不灭曾国藩！今日放过这个老贼，日后必定成为天国的最大祸患。”

第七章

君臣斗智孰胜孰负？

126

正在江西统兵的曾国藩，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后，为什么不等朝廷回复，便匆匆与弟弟赶回家中？

曾国藩为何向咸丰帝伸手要官？咸丰帝又为何让他从头干起？君臣斗智究竟孰胜孰负？

心中委屈的曾国藩，如何从《老子》中找到了决战决胜的灵丹妙方？此次悟道对他的后半生有什么影响？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了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同文馆。

第八章

走向大清神坛的湘勇

144

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后，曾国藩为什么故意大材小用，并且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两次将曾国藩逼上绝路的石达开，又是如何两次把他从困境中抬出来并送进顺境？

清军围困金陵的江南大营被击溃，大营主帅和春自杀，副帅张国梁落水而亡。正当众人目瞪口呆之时，左宗棠为什么反而向曾国藩贺喜？



岳州太平军在城外筑土城、木城20余座，水勇进泊鹿角阻断要冲，清军分5路围攻岳州城。

第九章

神灵护体还是龙蛇转世？

168

徽州失守后，曾国藩坚决参劾李元度，是想仿效“孔明挥泪斩马谡”，还是另有无法言说的苦衷？

天大的意外！已经攻到门口的太平军竟然莫名其妙地撤离了羊栈岭，三次大难不死的曾国藩，又一次躲过了劫难。

曾国藩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难道说他是龙蛇转世，非同凡人，有神灵保佑？



蕪州太平军用铁索封锁江面，江上布阵，岸上扎营，阻击清军进攻。

第十章

万千人头赢来的中兴名臣

188

曾国藩明目张胆地让别人啃骨头，而让亲弟弟曾国荃吃肉，难道他就不怕别人跳槽吗？

一组，一组，又一组……“开瓢”式的杀降几乎是毫无声息地进行着，执行任务的湘勇一拨一拨地更换着。而降兵们，直到头部被砍砸的前一瞬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曾国荃究竟给多少降兵开了瓢儿？

最讨厌降将的曾国荃，究竟从降将身上发现了什么，竟然十分得意地对弟弟说，“当初我想杀他们，那主张太偏颇了。看来你是对的，降——将——可——用！”



清军分兵四路进攻瑞州四城门，并于夜间向城中投掷火弹，趁乱进攻。

第十一章

非情、非欲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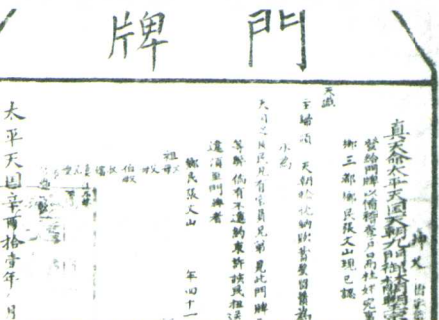
自诩善识人用人的曾国藩，为什么被一个泼皮无赖白白骗走了千两白银？当手下人要追捕骗子时，曾国藩又为什么不让追？

咸丰帝驾崩为什么没有引起曾国藩多少悲痛，而胡林翼的死，却让打开情感的闸门，坦诚地在众人面前哭号流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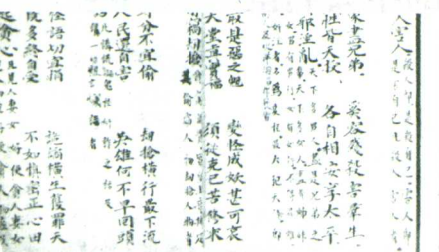
大丧期间纳妾的曾国藩，在充分享受床第之欢的时候，难道心里就真的没有想过“百日内不准婚娶”的礼制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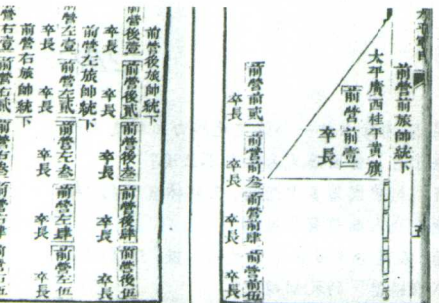
清军围攻安庆，太平军将领陈玉成会合捻军增援桐城，双方展开激战。



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域发放门牌，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太平军抄本《天条书》平时作为守则，战时作为军纪，违者轻则枷杖，重则立决。



《太平军目》详细记述了太平军的编制及旗样。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行事反常

230

下属反对，同僚唱对台戏，朝廷不情愿，曾国藩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地数次参劾李元度？是他不能容忍下属的背叛，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陷入极度忧虑之中的李秀成，为什么突然觉得曾国藩身上有一股近似于神祇护佑的神秘力量？是心里发虚，还是……

曾国藩究竟从敌手强大的势头中看到了什么致命伤？使陷入绝境、几乎失去信心的曾国荃重新升起获胜的希望？

幼弟曾贞干病死金陵前线，曾国藩为什么丝毫不悲，甚至认为弟弟是死得其所呢？是他官大情寡，还是……

曾国藩

一生最怕的事——金陵之隐

251

金陵城破后，一心指望曾国藩制止混乱局面的赵烈文，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发现他在妓船上。是看花了眼，还是……

东西抢完了，人也杀尽了，妇女也掳光了，曾家兄弟便一个演白脸，一个唱红脸，配合默契。究竟是唱给百姓，还是唱给部下？

收到朝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谕旨的曾国藩，匆匆忙忙地将李秀成杀害。除了怕李秀成泄露自己的老底外，还有其他难言之隐吗？

临渊履冰

276

最荣耀的日子，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刻！太平天国灭亡了，迅速膨胀起来的湘军便成了朝廷的最大威胁，临渊履冰的曾国藩如何善后？

面对亲信的公然劝进，曾国藩默思良久，写下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其中究竟包含有何种玄机？

曾国藩为什么要“自剪羽翼，裁撤湘军”，并让曾国荃“奏请开缺，回老家去”？这一招究竟对解除朝廷戒心有多大作用？

被李鸿章“逼走”的曾国藩

295

本来还想以拖延之法对付朝命的曾国藩，知道弟子李鸿章已经来到金陵，并且准备走马上任后，为什么眼眶里嵌着泪水，踏上了剿捻的征途？

曾国藩率领的剿捻大军，究竟姓曾还是姓李？为什么没等与捻军开战，自己就先打了起来？

捻军突围东去，面对朝廷的责难和御史的参劾，曾国藩为什么半句话也不辩解，托病求退？

称慈禧为了不起的女人

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同一级别的直隶总督，是朝廷对他的恩宠，还是不放心他在江南军中盘根错节？

曾国藩为什么仅仅瞟了同治帝一眼，便马上在心里推测出：咸丰帝只活了三十三岁，同治帝恐怕活不过他的父皇？

慈禧太后的亲信安德海求见，曾国藩为什么不见？而当丁宝桢除掉安德海后，曾国藩又为什么苦笑着说：“好个丁宝桢！”

第十六章

概而不准指向北洋。然就實況論。此船何
實況。聞洋務部大司官謂。此船與善。何
實況所屬大輪船。既係一隻。何以北來之船
計此。此一問。該員何以所成。止且謂。
善船。即補何。必藉助外。現今將米。指口。善
船。實況。控。船。速。北。洋。與。天。山。東。
不。洋。事。行。持。力。方。一。面。與。天。山。東。
善。實。況。備。大。輪。船。一。面。由。人。權。自。給。照。
不得。由。為。解。釋。此。項。大。船。仍。在。來。天。洋。面。
為。晚。論。今。其。修。造。成。均。包。且。易。造。備。有。要。求。



第十七章

不可为而不得不为

曾国藩明明知道国民与洋人形同水火，此番前去，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火烧死，为什么不请求朝廷另派大员，偏要硬着头皮前往？

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心中感到无限苍凉的曾国藩，临行前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留下的遗嘱里，究竟做了哪些安排？

朝廷在把曾國藩的奏折發抄官員閱讀時，為什麼有意刪去關於糾紛爆發起因等內容，只留下賠修教堂、撫恤死難洋人、捉拿肇事民眾和將天津府縣命官交刑部的文字？

向来算无遗策的曾国藩,为什么偏偏没有想到惟一可依靠和信赖的皇太后、皇上会将他当作牺牲品和替罪羊抛出来?

第十八章



曾国藩一生

最为难的事——刺马奇案

曾国藩为什么从马新貽的所作所为，突然想到了“春燕”和“海棠”这两个与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风流女子？

曾国藩昧着良心为马新貽涂脂抹粉，仅仅是为了维护慈禧太后的面子吗？

马新貽，一个夺友之妻、杀人灭口的下三烂儿，怎么能够爬上一品大员的位置呢？曾国藩从刺马奇案中，为什么突然生出“大清国到底还能维持多久”的茫然？

尾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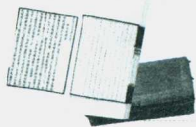
功矣？过乎？

曾国藩临死前，梦见了洪秀全。两人的梦中对话，究竟有何玄机？曾国藩究竟是大清朝的拯救者，还是掘墓人……

《曾文正公书札》收录了曾国藩兴办团练方面的内容，为后来地方武装的建立提供了参考。

奉使江西七月廿五日安撫太僕調經
日奔表買舟而上行至南昌訪聞長沙
李健帥一僕劉蜀龍行劫八月廿三抵
三都先感於居居後山方擬另尋葬地
三都府諭旨命葬廬邊鄰民懷憂土
一日馳赴省城與張中丞商辦一切方
歸土廬一節會正事役益嚴密視數者
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
查驗搜其巢穴有非過之患吳其親黨
勢將轉文書之煩罪犯在來有案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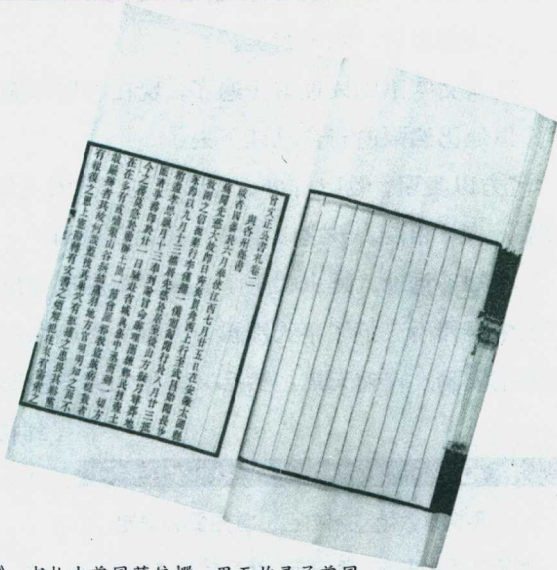
去掉稻谷的外壳，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谷糠，但稻谷的精华——米，仍然存在着，不会因外壳磨损而丢失。这个精华，用在人身上，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



第一章

曾国藩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堪造就的人？

- 曾国藩在死乞白赖地见过朋友的美妾，并且说了一些有伤大雅的混话后，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堪造就的人？
- 曾国藩究竟对穆彰阿说了什么，以致这位权相将他视作比自己亲儿子还要亲的“知音”？
- 在道光帝郊配这一难题上，曾国藩如何凭借大胆“犯上”的态度，不仅获得了皇上和恩师的赞许，更使文武群臣对他刮目相看？



《曾文正公书札》。书札由曾国藩编撰，里面收录了曾国藩的所有书札，包括兴办团练方面的内容，反映出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曾国藩是身处乱世的疆吏重臣，他的时代面临着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大搏斗与思想大搏斗。在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中，程朱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十分重视文章的政治功用，大肆发扬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表明了作为理学家与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曾国藩对文学功利的高度重视。



曾氏家书

儿子以前对于过失，每每自己忽略了。自十月以来，念念不忘改过，问题虽小也要惩戒。手谕训示儿子节劳，节欲，节饮食，我一定时刻牢记遵守。

已经到了辰时，天还是暗沉沉的。西北风在高空中发出阵阵呼啸，沙尘不住地击打着窗纸，间或能够听到不远处树枝折断的声音。

“这样的天气是不宜出门的，该静下心来发奋读点书了。”曾国藩对自己说。

坐在屋里的书案边，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曾国藩把一本他常翻的《周易》拿到眼前，翻到“系辞上”，开始读了起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定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这些文字不知读过多少遍了，现在非但琢磨不出什么新意，反而觉得有些陌生了。但他仍然强迫着自己读下去：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不知不觉地，睡虫爬上了头顶，眼皮也耷拉下来。噢，大概是因为太累了。昨天上午跟郭雨三下了半天围棋，下得头昏脑涨；中午在杜兰溪家吃饭，然后喝着茶抽着烟闲聊，直到天黑；然后又去参加何子敬的生日晚宴，并且在那里听昆曲，直

到初更时分才回来。唉，一天的时光就这么白白地耗费了，真是可惜！

发奋必须从今天开始。想想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这点困意算得了什么？曾国藩仰仰头，快速眨巴了几下眼皮，目光又回到书本上。刚才读到哪儿了？找到了，在这里：“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治心经 曾国藩制人攻心之道

要想有效地克制自己，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能安定；气安定，然后精神才能安定；精神安定之后，身体才会安定。所以说，克制自己内心浮躁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除了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静制动。

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它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硬如钢铁的岩石，不会被风吹雨打去。这里所说的岩石，相当于一个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骨骼。



曾国藩顿时觉得眼前亮了一下，男女，男女，人居然有男有女，实在奇怪，也实在有趣。杜兰溪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大色魔，关于男女之间的事知道得真多。昨天他讲的那些笑话，不但令人捧腹，而且余味无穷。两个月前，就是他带着我作了两次嬉游，那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妙不可言哪！只可恨我囊中羞涩，那种地方不能常去，又不好老让人家请客，平时只能跟他干坐着漫天胡扯一通而已。对，应该去找他，再过过瘾。

曾国藩套上一件棉坎肩，就匆匆出了门。脚步一踏上大街，沙尘便立即扑面而来，打得脸上生疼，走了不到百十步，鼻涕就被风呛了出来。

“我这是何苦呢？”曾国藩心想，便站住了。是继续向前走呢，还是返回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杀人啦，快去看！”

曾国藩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发现呼呼啦啦人群拥了过来。

“什么事？”曾国藩向一个青年汉子问道。

“斩首示众，杀一个犯了事的武官。”那人匆匆答了一声，跑了。

曾国藩一下子觉得有了行动目标，他拔起腿紧紧地跟随着人群，奔向菜市口。

菜市口人山人海。曾国藩来晚了，挤到一条巷子的尽头，但这里看不到断头台。他发现对面的巷子口人比较少，于是回过身来逆着人流向后挤，好容易挤出来，转了约莫三里多路，来到对面的巷子，不料这里的人已经水泄不通了。曾国藩被挤到巷子的半截腰，更是什么也看不见，却也退不出去了。周围的人叽里呱啦说个不停，不一会儿，曾国藩就被吵得两耳嗡嗡直响。

这时，他才注意到，周围的人几乎是清一色地戴着灰不溜秋的破毡帽，穿着脏兮兮的旧短布衣，于是心中顿生懊悔：我一个赫赫“玉堂金马”的翰林，怎么跟这些市井黔首芸芸众生混到一起了？放着书不念，跑到这个鬼地方来做什么？真是俗不可耐，无聊透顶！最可恨的是，周围的人似乎全然不知道他的高贵身份，也全然不顾及他的恼怒目光，他们不住地胡拨乱撩，推推搡搡，结果，这位满腹经纶的翰林大员就一会儿被拥到这边的墙面，一会儿又被拱到那边的墙面。



曾氏家书

珍言

君子的立志，有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好容易不再来回摆荡了，曾国藩的双腿却麻木了。他只好不断地换脚，用右脚站一会儿，再用左脚站一会儿。但除了吵闹声以外，什么事也没发生。风停了，太阳出来了，晒得脸上热乎乎的，也许是因为拥挤，身上也出汗了。究竟过了多少时辰，曾国藩记不得了。总之，日头有点儿偏西了。

忽然，断头台那边传来一阵喧嚣，又过了好一阵，挤成一团的人群开始像冰河解冻似的，十分缓慢地疏散开来，听说人已经杀了。曾国藩想挤到断头台去看看，觉得这样才能不虚此行，但一来往外走的人群太密，挤不动；二来此时已经是饥肠辘辘、困乏不堪了。于是，只得随着人群退了出来。

到哪里去蹭一顿午饭呢？

陈源袞的家离这里很近，听说他不久前新纳了一个小妾，芳龄十七，美如桃花，友人们每每羡慕不已。可惜我没有那般艳福，不过，今天恰好是个机会，登门一睹芳容是不可少的。对，就到他家里去。

来到陈源袞家门口，正碰上郭雨三、杜兰溪、何子敬几个走出来。杜兰溪劈头问道：“涤生兄怎么从菜市口那边过来？看杀人了？”

曾国藩尴尬地笑了笑，嗫嚅地答道：“看了。”

“看清楚了吗？”杜兰溪又问。

曾国藩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他白来了一趟，就点了点头，回答说：“是的。”

“听说一刀下去，血柱能飞出一丈多远，是吗？”郭雨三问。

“没有那么远，也就是五六尺吧。”曾国藩纠正说。其实他也不知道血柱能冲出多远，只是觉得这样说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见过那个瞬间场面。

“这也是一种眼福。”郭雨三说。

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曾国藩愣了。杜兰溪说：“不过，涤生兄就要享受到咱们方才享过的眼福了。”

曾国藩立刻明白了，他的脸微微一红，辩白道：“我到陈兄这里来蹭顿饭，可没有享眼福的意思。”

“彼此彼此。”杜兰溪说。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像工人、农民、商人、军人等各类人员，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



大家又笑了一阵。忽然，朋友们都缄默不语了，一同把眼光转向菜市口，曾国藩也随着众人的眼光转过身来。只见一个彪形大汉向这边走来，身后跟着几个伙计。当大汉经过曾国藩身边时，朝着他的脖颈端量了一会儿，那目光阴森森的，接着就走远了。

“这人是谁？”曾国藩问道。

“怎么，你方才不是见过吗？”郭雨三眼珠子瞪得老大，“他就是专管杀人的刽子手。”

“刽子手有个习惯，老是好打量人家的脖子。”何子敬补充了一句。

曾国藩听了，顿时涌出一身冷汗。

“咱们走吧。”郭雨三说。

“回头见。”曾国藩与他们道别。

杜兰溪走出几步，忽然返身跑了过来，附在曾国藩的耳朵上低声说：“那小娘子，看上一眼，准叫你魂飞魄散，六神无主。”

“哪里哪里，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曾国藩连连说道，心里却麻酥酥的，一面转身，大步向陈家走去。

一见面，陈源袞便热情地说道：“涤生兄，方才我们几个还在念叨你呢，你怎么不来吃午饭？”

“我就是来蹭午饭的，”曾国藩说，“只不过来晚了一步。”

陈源袞立即唤厨娘端来几盘小菜，无非是鸡鱼肉蛋之类。为了尽主人之礼，陈源袞特意拿出一瓶仁和酒店酿制的“莲花白”，陪着曾国藩喝了起来。

吃完饭，陈源袞亲自为曾国藩沏上茶，两人开始聊天。与往日不同，曾国藩像是对任何话题都不怎么感兴趣，陈源袞说话时，曾国藩似听非听，哼哼哈哈地应着，一面东张西望。陈源袞见曾国藩心不在焉的样子，兴致大减，说话渐渐地少了，最后只是说：“喝茶，喝茶。”

忽然，曾国藩郑重其事地问道：“听说老弟新纳一美姬，怎么不叫她出来见见哪？”



曾氏家书 珍言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每天一个念头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使随时看见了加以克服，也写正楷。我向来有无恒心的毛病，从写日记本子开始，可以保证一生有恒心了。

“相貌平平，没有什么可看的。”陈源袞知道曾国藩口无遮拦，常常弄得人家很尴尬，便急忙推辞。

“怎么，金屋藏娇？怕见人？”曾国藩追问。

“小家碧玉，小家碧玉，见不得场面，见不得场面。”陈源袞有些不自在了，“来来，喝茶喝茶。”

“老弟呀，你是不是怕我抢了你的可意人？为兄是那种人吗？”曾国藩仍纠缠不放，“除非这个新弟妹愿意吃在东家，睡在西家。”

越发出格了！陈源袞想。

原来曾国藩的话里藏着一个他们曾经说起的、来自《笑林广记》的笑话：有一女择婿，适逢两家一同求婚。东家郎面貌丑陋而家道富贵，西家郎面貌俊美而家境贫寒。父母问她愿嫁给哪一个，女儿答道：“我愿意吃在东家，睡在西家。”曾国藩虽然相貌并不俊美，但经济方面却比富足宽裕的陈源袞要拮据得多。因此，他挑起这个故事，显然是把自己说成西家。

陈源袞心里有些厌烦，却不好意思发作，只好站起来给曾国藩倒茶。

“老弟，刚才郭雨三他们不是见过新弟妹了吗？我就这么叫你不放心？”曾国藩又逼进一步，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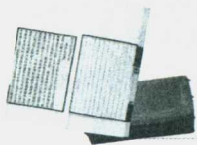
话说到这份儿上，陈源袞再也不好拒绝了，只得进了西厢房。不一会儿，引着十七八岁的女子出来。她穿一身紫色丝绸衣裤，乌亮的头发随意绾成一个大圆髻，白里透红的面庞上，嵌着一对浅浅的酒窝，属于那种“自来笑”的脸盘儿。曾国藩一看，下巴便耷拉下来了。因那女子低着头，他就更加放肆地看了起来，两只三角眼直钩钩地，一动不动。

“见过曾大哥。”陈源袞对那女子说。但曾国藩没听见。

“曾大哥好。”女子说完，抬起眼看着曾国藩。

这澄澈无邪的目光立即把曾国藩色眯眯的眼神顶了回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急忙把视线转向陈源袞，连说：“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哪里哪里。”陈源袞不知说什么好。



精神和骨骼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察看人们的精神和骨骼，就相当于去打开两扇大门。门打开之后，自然可以发现里面的宝藏物品，而测知人的气质了。因此，精神和骨骼便是观人的第一要诀。

“敢问芳名？”曾国藩又问。眼睛却不敢看那女子，只是盯着陈源袞，似乎这样做可以证明自己并不贪恋女色。

“春桃。”女子坦然回答。

曾国藩的眉头猛地跳了一下，脑海里闪出两个字：“春燕。”这是自己二十四岁那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结交过的一个妓女，两人曾经“鱼水和谐”好了一阵子，岁月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十六年了。巧得很，两人的名字都有个“春”字，脸上都有一对酒窝。

“好听好听。”曾国藩再次把眼光移到女子的脸上，说道，心中却颇有几分惆怅。

按理，曾国藩这时应当说“弟妹自去忙吧”之类的话，春桃好就此退出。但曾国藩没说，陈源袞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曾国藩忽然注意到春桃手里拿着一只纳了大半的鞋底，刹那间灵感飞来，便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弟妹做鞋谢周公。”说罢，嘻嘻嘻嘻地笑了起来。

春桃愣了，看着陈源袞，问道：“周公？什么周公？”

陈源袞一脸尴尬，对春桃说：“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春桃走了。曾国藩却在温习着这个他觉得十分有趣的故事：一女出嫁，心里极不情愿，就哭着问嫂嫂：“男女结婚是谁规定的。”嫂嫂说：“是周公。”女子大骂周公不止，说这老东西真该千刀万剐。不料该女婚后满月回娘家，急忙问嫂嫂：“周公在哪里？”嫂嫂反问：“他是古人，找他做什么？”女子说：“我要做一双新鞋谢谢他。”

曾国藩的话没有引起笑声，心中有些悻悻然。陈源袞只当没听见，只顾给曾国藩倒茶。接下来的话题，是天气冷暖、物价贵贱、读什么书之类，双方都无兴致，因而话语常常中断，只是喝闷茶。捱了半个时辰，曾国藩觉得陈源袞不太高兴，心中自觉索然，便起身告辞。

治心经

曾国藩制人攻心之道

要想达到善忍的心境，必须要首先除去内心的毒害，外在的毒害是忿怒，内在的毒害是私欲。刚烈的恶习是暴躁，柔儒的恶习是散慢。对这些影响忍耐的毒害用什么药来医治呢？无非是以礼为居守恭敬，以乐来导致和顺。

第一章 曾国藩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堪造就的人

《曾国潢出生